

散文

废鹰

刘彦章

废鹰是一只鱼鹰，叫黑子，13岁了，处于从壮年到晚年的过渡阶段。

鱼鹰最大可以活到20多岁，捕鱼年限一般是15年。

26岁的青年渔民苑其祥爱怜地看着这个老伙计，就像看自己蹒跚学步的小儿子。每次打鱼回来，他都不忘留下最好的沙颍河野生鱼喂它，比如船钉（一种四棱锥型、独刺、非常好吃的鱼）、红眼蚂螂（红眼、红鼻尖、体如鳊鱼的中小型鱼类，肉质鲜美）、小黑鱼（“火头”的幼体），这些是沙颍河里肉质最美、口味最佳的本地鱼种（前两种已不见踪迹二十多年，现在偶尔可以见到）。

当然，苑其祥最常喂它的是鲤鱼拐子、巴掌大的鲫鱼，也有鲢鱼，这都是黑子喜欢吃的。鱼鹰一天一顿饭，一顿吃一二斤鱼。一斤左右的鱼，囫囵吞下，连眼都不眨。

从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放鹰，苑其祥一出生看到的就是鱼鹰和鱼，后来当兵8年，转业后立即干起了家传老本行。

在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，农村那个穷啊、难啊，过来人都知道。鱼鹰捕鱼收入比一般人家“母鸡银行”强得多。当时，谁家有几只“黑毛弯钩”（指鱼鹰），说媒的准找上门！

过了九月九，鱼都闭了口。天冷水清。每年农历九月后，沙颍河水越来越清，清得能看到底。靠水吃水。沙颍河，是淡水鱼的天堂，鱼，是孩子的学费、家里的馊子面、看病的救命钱，是渔民一家的指望啊！

沙颍河鱼鹰捕鱼主要集中在冬春季节，这时候天冷水寒，鱼类游动不灵活。时节一到，“鱼把头”传话，定于某月某日集中开捕。之后几日，漯河、平顶山的渔民会先后来到周口，一时间，以紧邻沙颍河的许湾乡小苑庄为中心，鹰船和鱼鹰能在河里排一二十里地，就像打仗前千军万马的集结，壮观极了！

为啥以小苑庄为中心呢？许湾乡小苑庄东距新站镇码头18里地，是全淮阳唯一的一个主要以鱼鹰捕鱼为业的自然村。全村100来户，几乎家家养鹰，户户驶船，男女老少，没有不会驾船、使网、兔水的。家里的男人上船捕鱼，女人孩子跟船收鱼卖鱼，沙颍河、贾鲁河、流沙河、七里河，附近的大小河流，常年都有小苑庄渔民的鹰船；在周口镇、商水小集、沈丘槐店、项城老城，小苑庄人放鹰卖鱼的名气很大。

那年月，沙颍河也就五六十米宽（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半），小伙子从河北岸扔砖头，劲儿大的可以扔到河南沿儿。

“那时没有车，挑船全靠两肩，就是从平顶山过来，也是提前两三天起五更打黄昏步行而来。一只鹰船上加

鱼鹰和渔网，六七十斤重。这还是干网（当时都是麻线网，没有绞丝网），湿网就更重了。”苑其祥说。

这样的集中冬捕，年年不断。

鱼鹰群捕鱼，是沿河逐段进行的，或向上游，或向下走，干一歇儿，歇一阵儿，渔民叫“撒帐子”（拟音）。

比如，从周口老桥到新站镇，40里的河段分成段，一段一段往下走。每一段集中捕鱼，几里地水面布满鹰船和鱼鹰。河面黑压压的，上百条鹰船梭子般漂飞，数百只鱼鹰在水中出没，船帮相碰，竹篙碰击，“嗨——嗨——（上声）”“啾啾——啾啾——”缓急不定的唤鹰号子此起彼伏，满河筒子都是船和鹰，岸上人山人海，观者如堵，随船进退，叫好不迭……

不到一个时辰，成筐成箩乱蹦乱跳的鲜鱼挑上岸，围观的群众和鱼贩子，立即争先恐后挑选购买。

捕鱼大约持续两个月，从周口镇到项城、沈丘沙颍河段，浩浩荡荡的冬捕就像过年，热闹了沙颍河两岸无数群众，带动繁荣了两岸市场，开干店的、卖吃食的，一时间热闹非凡。

苑其祥家的黑子，作为小苑庄鱼鹰中的头鹰，每年都能单独或与鱼鹰团队一起，叨出每条十多斤甚至二十多斤的鲤鱼、草鱼、青鱼……

黑子一只鹰能顶一群！人以鹰贵，老苑家因为黑子成为“头船”，在渔民班子中地位颇高！

黑子是苑家的命根子啊！黑子特别聪明，再大的鱼，碰到了它，没有不倒霉的。

每每碰见凶猛体大的鱼类，黑子时缓时急，与鱼保持可控的距离，之后突然发力，猛冲到大鱼前头，趁大鱼张口呼吸的刹那，猛地将自己钢铁一样弯曲锋利的鹰钩嘴，刺穿大鱼口吻的薄弱处，之后牵着大鱼走。这时候，鱼再大，因为怕痛，也只有乖乖地跟着。

紧跟在黑子后的主人，会箭一样驾船冲过去，用超大的网兜，连鹰带鱼一起捞上船，把大鱼塞进船舱，赏给黑子一条小鱼，再抓住脖子丢到水里。

黑子洋洋自得，昂着脖子笑傲鹰群！

苑其祥说：“黑子还有一绝，碰到三五斤甚至七八斤重的鲤鱼、草鱼等，用它那张开后几乎可达180度的大嘴，猛地卡住鱼的两只眼睛，凶猛且冷酷，让到嘴的猎物丝毫不能动弹。”

黑子这些招数，比那些以叼鱼鳃为能事的鱼鹰高明多了，更把那些对着鱼身子胡乱下口朝尾巴嚼瞎乱啄的嫩鹰甩出一条街，理所应当成为头鹰！

就因为“武艺”高强、技高一筹，黑子曾被沙颍河沿岸数百公里众多鹰户高价求买，现金500元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500元钱可不是小数目啊）！

目啊！苑其祥却断然拒绝：“说破天，也不卖！”

黑子还有更亮眼的绝技——在沙颍河中捉鳖。

你见过或者听说过鱼鹰捉鳖吗？处于青壮年的黑子，眼睛特别亮，在水下明察秋毫。

冬季的老鳖把整个身子藏在坚硬的泥沙地中，偶尔会伸出豆大的鼻吻呼吸，因此极难发现。黑子有第六感，凭感觉在老鳖藏身的水域兜转。同伴心有灵犀，会自觉加入围捕。经过反复水下扫描，黑子确定了老鳖的藏身处，将鹰嘴插入泥土，从鳖盖裙边下口，把老鳖掀出掀翻，与同伴一起把老鳖抬到水面。有时候用力过猛，老鳖的裙边会被鹰钩嘴穿透。

在鱼鹰中，会叨老鳖的并不多，因为老鳖也会进攻，咬住了死不松口，鱼鹰在水底会被闷死。

任谁也没想到，本领高强的黑子却在一次战斗中疲了“武功”。

苑其祥回忆说，那次惨剧发生在一次与大黑鱼的决斗中。

黑鱼俗名“火头”，全身苍黑并有点状白色斑点，是淡水鱼中著名的掠食性鱼种，性情凶猛，以食鱼、青蛙等活体水生动物为主，大的黑鱼会攻击鸭子与洗澡的小孩儿。

对鱼鹰来说，黑鱼是非常难以捕捉的鱼类，一是黑鱼为底层鱼，常在深水区活动觅食，二是黑鱼身体浑圆，力量巨大，鱼鹰很难下口，三是黑鱼本身具有攻击性，特别是有类似鳄鱼“死亡翻滚”的本领，与对手在水下拼命翻滚缠斗，连续扭转，置对手于死地。

因此，一般情况下，三五斤以上的黑鱼就不易对付，更何况十斤上下的黑鱼，在水中简直就是横冲直撞的霸王。

但黑子就不信这个邪！

黑子有过多次捕获三五斤重黑鱼的经历，战术就是用锋利的鹰钩嘴死死卡住黑鱼的眼睛。眼睛是鱼类的死穴，黑鱼也不例外。但黑鱼的眼睛小，加上动作快，身体浑圆、孔武，三五斤重的就很难对付了。

那次黑子是在新站镇西侧王潭窝里遇到那条十多斤重的黑鱼的。窝子有15米深，黑子与对手大战数十回合，向黑鱼发起了最后的进攻。

黑鱼体大力猛。黑子已过盛年，它想创造新的奇迹。在经过无数轮缠斗，消耗对方体力的同时，黑子的体力也消耗大半。黑子几次试图用鹰钩嘴钳住黑鱼的双眼，但黑子太大了，且头部坚硬如铁，非常滑溜，黑子始终没有成功。它不敢进攻黑鱼的嘴巴，因为黑鱼长了像鲨鱼一样上下两排尖锐的锯齿牙，进食时也是张开盆大口，将食物囫囵吞下。

这与鱼鹰进食的方式如出一辙。无奈，水下的黑子只有冒险进

攻，它突然一口叨住了黑鱼的鳃。鱼鳃是鱼的呼吸器官，有丰富的血管，相对脆弱、敏感。一般草食性鱼类只要被叨住鱼鳃，就得乖乖就范，但这是一只凶猛的巨型黑鱼，水力大无比，它不甘心就范，就使出自己的绝招——死亡翻滚，利用自己比鱼鹰还重的身体，不顾一切地打滚翻转，拼命挣扎……

咔嚓——鱼鹰的铁钩嘴被孤注一掷的黑鱼扭折了！

鱼鹰黑子耷拉着鹰钩嘴，痛苦地浮出了水面。

关注整个过程的苑其祥惊得目瞪口呆！

他箭一样驾船冲过去！

见黑子无力地浮出水面，耷拉着断钩嘴，主人难过得捶胸顿足。

身旁的鹰户一个个目瞪口呆。

黑子废了！

此后的冬春季节，每次大小规模的捕猎，黑子只有呆呆地留在家中，孤独成为它唯一的伴侣！

他最后发挥的作用，是被鹰户请去为母鹰“压蛋”，传递自己高贵的血统。

“既然残废了，还不把它扔了，或者一锅炖了！鱼鹰肉肯定好吃！”有外人这样劝。

“那不行！玩鹰的没有吃鹰的！鱼鹰就像家人，废了也不能丢弃！”

断嘴的鱼鹰不影响进食，鹰户都把鱼鹰当亲人。小苑庄有个传统，废鹰都会养起来，每天填喂，直到它自然死亡。

这样过了平静如水毫无生色的三载，黑子走完了自己暗淡的晚年，终年15岁。

苑其祥把黑子埋在了村前沙颍河边一处林子里，时常去看看老伙计。

沙颍河水日夜东流，逝者如斯……

苑其祥今年75岁，已经成了老苑。他的孩子很孝顺，可他得了重症，很难根治。他说：“这些年沙颍河水变清了、变宽了、变深了，很多年不见的鱼又回来了，连长江的刀鱼，随着通航都到沙颍河安家了。我每天到河边转转，看看河，看看水，看看野鸭子，比吃啥药都强！”

……

沙颍河上下620多公里，周口处于中游，境内全长162公里。

流传数百年的鱼鹰捕鱼，是沙颍河的魂啊！也是多少老船民、鹰户，以及两岸群众的青春记忆与美好的少年之梦啊！

烟波浩渺，鹰船疾飞，鱼鹰子弹一样在水中出没，河面上的号叫声、吆喝声、喝彩声，此起彼伏；鲜红的鲤鱼尾巴甩动着，在日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，渔民们的笑声欢快爽朗……

一次次，病中的老苑在梦中笑醒！①8

摄影/诗歌



最后的无题

摄影/予子 诗歌/绿岛

那些喧嚣的潮水呵，已然退去
悄然的静谧中
属于我们的世界已开始
入梦

最好，不要去叫醒它们
光阴与思念
都已经是一万分的疲惫

况且大雁还要南归
一程一程的风雨伴一程一程的
思绪
或许，这样最好

是倾听还是意念着别人的山水
梦里梦外
毕竟，我们都要归去

随笔

常怀感恩之心

杜林波

韩信出身贫寒，自幼无父无母，以乞讨为生，常遭他人冷眼。迫于生计，韩信有时会去河边钓鱼。有一次，一位在河边洗衣服的老妇人看见韩信挨饿，就把自己的饭菜分给他吃，还经常帮助、鼓励他。韩信后来奋发图强，终成西汉开国大将。获得封赏的他对于当年老妇人的分食之恩念念不忘，于是特意找到老妇人，送她黄金千两。这就是成语“一饭千金”的故事，出自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，比喻不忘他人恩情。

从“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”，到“衔环结草，以谢恩泽”，再到“乌鸦反哺，羔羊跪乳”，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深深地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。

“感恩”一词最早出现在晋朝陈寿《三国志·吴志·骆统传》：“猿赐之日，可人人别进。问其燥湿，皆以密意，诱谕使言，察其志趣。令皆感恩戴义，怀欲报之心。”《增广贤文·朱子家训》云：“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”《说文解字》记载：“感，动人心也。”“恩，惠也。”《弟子规》传诵着“恩欲报，怨欲忘；报怨短，报恩长”的经典警句。在中国传统文学之中，有许多关于感恩的文化。如唐代诗人陈润的《阙题》：“丈夫不感恩，感恩宁有泪。心头感恩血，一滴染天地。”三句不离“感恩”，可见古人对感恩的重视程度，已到了渗透于骨的地步。翻阅历史，知感恩贯穿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，是口口相传的训言，也是为人处世的道德基准。知恩图报作为一种优良人格品质为社会所称颂，也是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重要内容。个人有了感恩之心，人与人之间、人与社会之间、人与自然之间才会变得更加和谐、更加亲密。

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。父母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缕阳光、第一滴雨露，给我们宝贵生命，予我们无私的爱。他们一口一口喂养我们长大，教我们咿咿呀呀张口说话，扶我们跌跌撞撞迈步行路……从小到大，父母对我们倾注了无私的爱，在生活上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在学习上工作中给予我们不厌其烦的谆谆教诲，在思想上向我们灌输中华民

族的传统美德，是父母无私的爱给了我们成长营养，为我们成长成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对父母感恩，并非一定要给老人以锦衣玉食，工作上积极奋进，频传喜报，他们就能倍感荣耀；家庭里多一些和睦，少一点吵闹，他们就能安然舒心；生活中多一点关心体贴，嘘寒问暖，父母就能幸福安康、颐养天年。

感谢同志的支持之恩。“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。”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同志的帮助和支持。一份爱心、一句问候、一个眼神，都饱含着真挚的爱、浓浓的情，犹如甘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田，伴我们前行。同志的关心、启迪，丰富了我们的阅历，提升了我们的智慧；同志的批评，磨炼了我们的意志，拓宽了我们的胸襟。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。对待同志，要多一点欣赏，少一点责备；多一点鼓励，少一点打击。虚心向他们学习，把他们给予的支持、帮助，铭记于心、践于形。

感谢组织的培育之恩。党组织是我们成长的摇篮、立身的阶梯、事业的靠山。陈毅元帅在《手莫伸》一诗中发出这样的诘问：“第一想不到不忘本，来自人民莫作恶。第二想到党培养，无党岂能有所作？第三想到衣食住，若无人民岂能活？第四想到虽有功，岂无过失应惭作。”我从部队到地方，深深感受到，离开了组织，再好的种子也发不了芽；离开了平台，再能干的人也难以成才。我们的一切成绩归功于党组织的培养。对组织感恩，就要以依靠组织为荣，以身在组织为幸，积极为单位的发展添砖加瓦，做到默默耕耘、扎实工作、不问收获，用实实在在的业绩回报党组织的关心和厚爱。

有一颗感恩的心很重要，所有的人都要有感恩的心。生于伟大时代，从事伟大事业，当不负时代、不负事业。始终以感恩之心对待党、对待民、对待己，人生之花会开得更加绚烂，人生之路会更加宽广。只要每个人都真诚地感恩春天，就如见春天，世界也就永远阳光灿烂、温暖如春。③22

散文

我在河边坐

于祥生

这天，我闲来无事，坐在了河边。要说明的是，我坐在一条很普通的河边。这条河，当然不是黄河。古代只有黄河才能称得上“河”，别的河只能称“水”或者“川”。这样说，我就不是坐在“河”边，而是坐在“水”边或者“川”边。这样一想，我就觉得一下子有意思起来了——我想起了一句话：“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。”当年的孔老夫子也许和现在的我一样，坐在离他家不太远的一条川边。

我已年老，退出了工作岗位，无所事事，坐着就坐着呗，不怕光阴的流逝，管它逝者“如斯不如斯”呢！看着缓缓流动的河水，我还一直在想，想罢了孔子，我又想庄子。庄子更有意思，更好玩儿。我想，可能他也喜欢坐在河边。他旁边的那条“河”可能更小，连“水”“川”都称不上，而称为“沟”。

庄老先生闲不住，他在河边不是“想”，而是跟人争论、抬杠。老先生是“杠精”，铁嘴，还擅长撩话头。他先感叹：“你看这水里的鱼多快活啊！”一下子就把旁边的那位撩起来了。那位不服气，说道：“你又不是鱼，你怎么知道鱼快活不快活呢？”庄子说：“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活不快活呢？”“不承想，庄子一下子就把人家问蒙了、弄哑了，也把后人问蒙了、弄哑了，也把这一问话弄成了“千古名问”，不仅流传到现在，看样子还会继续流传。

庄子的这一问在我脑子里盘桓了几十年，我也蒙了几十年。但我不想钻这个牛角尖儿。今天我坐在河边，又想这个问题，顿悟，我给大家两个解释：一，我怀疑老先生是故弄玄虚，他不是鱼，也不知道鱼儿到底是快活还是不快活；二，庄子很老实，他说出了一个极为朴素的真理啊！请注意这个语境，他说“你看这水里的鱼多快活啊”，不错，鱼离不开水，鱼在水里啊，鱼能不快活吗？鱼在水里还不快活难道它要在没有水的地方快活？在硬邦邦的地上快活吗？鱼离开水在干巴巴上别说是“活”，连“活”都成大问题！这不是世人皆知的大道理吗？本来简单，却要复杂化，而且越复杂越混乱，越混乱越使人“蒙圈”——人间好多事都是这样。

我既然坐在河边，看着缓缓的流水，我就在想河水的事，如果还有余力，那就再加上“看”，边想边看，边看边想。想也自由，比如想孔子，想庄子，想钓鱼的姜太公，想不会钓鱼的谁谁谁，想我自己、家人、朋友、学生、微信群友等等，想谁都可以，看也不受限制，河边浅绿的草深绿的树、各色各样的花、头顶的蓝天、或浓或淡的白云、盘旋的水鸟，水面上的粼粼波光、水藻、浮萍、飘来又飘去的小船……

当然，这些都跟自己关系不大，我可以想，可以看，我也可以不想、不看，全由着自己。我想这就叫“无为”

吧，这样说似乎哲学气儿太重了，还是用“无所事事”来形容更恰当更贴切一些吧。

老人容易感到孤单寂寞，但我感觉既不孤单也不寂寞，倒是很轻松、清闲、恬淡、自在。老年如我者不再踌躇满志，不再胆大妄为，不再起早贪黑，不再争强好胜，收心宁身，把自己归于平静安详、淡泊寡欲，这不是很好吗？

我有位同学，他感到孤寂，于是他认为我也和他一样。他是我的大学同桌，他住的城市和我住的城市相距遥远，天各一方，以前都是各自为“稻粱谋”，很少联系。他年龄稍大，当然比我退休稍早。退休后我们的联系倒渐渐多了，但也仅仅限于电话联系。

最近他告诉我，他有了驱除孤寂的一个秘诀，想和我“分享”。我问是什么秘诀，他说多加微信聊天群。他说他有几个“大群”，朋友遍布天南海北，每天几乎每刻都有人找他聊，忙得不亦乐乎，他想寂寞都不行。他打算也拉我进群。我说：“老哥，谢谢。可是，我求您别拉我。眼下我有几个小群，这就够了。”他可能有点生气，借故挂断了电话。

我感觉很抱歉，几次打电话他都没接。我知道，一不小心，我就把老同学得罪了。

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又过很长一段时间，才渐渐恢复平静。我曾反复想过，若遂了他的意，我现在又会是怎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
投稿邮箱: zkrbdaoyuan@126.com